



从延安到冀中

紀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的三十年

河北人民出版社

從延安到冀中

本社編

河北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十六篇文章，多是人民解放軍將士敘寫的親身經歷的戰鬥故事。當時，他們還是很年輕的戰士，甚至是十几歲的小鬼。但在漫長的戰爭歲月里，把自己鍛煉成了戰鬥英雄和優秀的指揮員。

這些故事，多方面地反映了人民軍隊的英勇奇蹟。其中，有的表現了紅軍長征中如何發揮了骨肉般的階級友愛，克服了重重困難。如何在眾寡懸殊的情況下，戰勝了敵人；有的反映了抗日戰爭中的戰績，如名震中外的平型關戰鬥；有的反映了如何到敵後去開辟抗日根據地和發生在我省的具體的戰鬥事蹟。其中，最突出地表現了我們年輕的子弟兵，在人民支持下，用很簡單的武器，歼灭了无数的敌人。他們這種勇敢機智的戰鬥精神，將更激發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

从延安到冀中

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光榮的三十年

本社編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保定市裕華東路）

河北省書刊營業許可証第三號

河北人民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河北分店發行

★

1958年1月第一版 1958年1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32·2 1/2印張·53,000字

印數：1——10,500冊 定價：(6) 0.22元

統一書號：T 10086·107

目 錄

友誼	少將 黃玉昆	1
背后一击	張龙凱講 王德祿記	6
回忆平型关大捷	陈国鐔講 天野記	11
从延安到冀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將 孟庆山講 鉄珊記	17
“小鬼班”	少校 王正夫	24
忆刘清同志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校 楊鴻鰲	28
智取賀庄子	滄县軍分区 林玉堂講 白宗瑛記	31
冉庄地道战	王法群	35
死里求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少校 張晋講 李維信記	40
脫險	中国人民解放军少校 韓国賢	43
斧头战	河北省公安厅 儲国恩	45
难忘的恩情	团副政委 王光講 范厚承記	50
连环計	儲国恩講 楊書彩 王文忱記	56
回忆李媽媽	少校 刘冠英講 余如汉記	62
少年偵察兵	刘建选	66
跳河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尉 楊書彩	70

友 誼

少將 黃玉昆

若有人問我：你在長征途中體會得最深的東西是什麼？
那我會毫不遲疑地回答他說：是紅軍的那種骨肉般的階級友愛精神。

我願意敘述這樣一段難忘的經歷：

1934年10月長征開始，我才十五歲，是中央紅軍三軍團司令部管理科的文書。12月，我們越過湖南進入貴州。連續行軍，我那兩條腿已經沉甸甸的不聽使喚了。無奈，只得拉着馱文件的騾子的尾巴，讓騾子帶着走。可是沒想到騾蹄揚起的灰塵撲在臉上，許多沙粒子鑽進眼里，眼睛漸漸紅腫起來，一陣陣火辣辣的痛，苦的是到後來幾乎什麼也看不見了。從此，便開始了我在長征中最艱難的歲月。

眼睛失明不久，就要翻越過一座陡峭的大山，上來下去足有五十里。迎着晨光上山，還可以模糊地認出道路來，同志們攙着拉着，总算爬上去了，剛到山頂，烏雲遮住太陽，眼前一片漆黑，下山的道難以分辨清楚，只听得耳邊風呼呼直响，又听说有的同志失足滚下山去了。一时，急得我坐在路边发愁。

指導員胡里光，管理員周維新同志趕來，便卸下騾子的垛子，扶我騎上，可是騾子一走一顛，真差點把我栽倒下去；於是他們又要背我。山陡路滑，就是一個強壯的漢子還要步步小心，誰能背得動我呢？我宁愿不下山，也不去導果

他們。后来还是你扶我搀的走几步，停一停，熬过了三十里路。好容易在晚上十点多鐘下了山。

在貴州的越雋县城，我們找到了部队的宿营地。剛住定，管理科长胡葆权象老媽媽似地对我絮叨开了，他說：

“玉昆同志，听話吧，組織上决定把你留在这里一家中藥鋪治病，你知道吗？早已給中藥鋪送去五六百斤大米和一百多块銀元。这么长的路，可不是鬧着玩的！……”然后又告訴我病好了，怎么去找部队。我心里想：“为了不給組織添麻煩，是应留下。”一轉念又想到：“不！一定要过大渡河和四方面軍会合！决不能孤單單地留在河南岸！”我沒有听話，暗地里找小理发員（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字）一块商量。我倆同岁，他成天蹦蹦跳跳，愛說愛笑，他也最会出主意想点子，还没等我說完这事，他就拍手贊好，并一味鼓励我說：“文書，不要紧，我牽着你走，打保条能讓你跟上队。”他找来两根竹竿，一根由他牽引着我，另一根是給我做手杖用的。夜里，瞞着大家，就跟打前站的走了。

跟着打前站的走，也总是和腿上負伤的軍团政委楊尚昆同志最晚达到宿营地。每天睡不上两小时的觉。小理发員更累。他在前面走，一遇到障碍，他就拔掉，有时还填平那些坑凹的地方。不住地听到他哑着嗓子吆喝：“注意，有坑，往左走！”“又有一个土坎，向右边繞开！”尽管这样，我还是高一脚低一脚的常摔跤。有时，看我累得实在挺不住了，他又强打精神跟我講一些不知道从哪兒听来的頗有风趣的故事，一直逗我发笑才完。

管理科的同志沒有埋怨我，大家反而热情地帮助我。他們分背着我的米袋子，背包；到了宿营地，又給我端洗脚水，盛飯菜，鋪被子，总是拣好的地方讓我睡。这一来，我

勁頭更足，暗地想：決不掉隊！

有一天，部隊正集合出發，小理髮員領着我到集合地點，猛聽到有人問我：

“小鬼，你怎么啦？”這聲音是那樣誠懇親切。啊！聽話音知道是軍團長彭德懷同志。我心里一急，想說的話溜到嘴邊又咽下去了。只聽見楊政委在一旁回答說：

“小文書鬧眼睛了。”

“找衛生員看過了嗎？”彭德懷關切地問。

“找過，可是沒有眼藥。”我率直地回答。

“怎么不早說？供給部丘政委那里還有一瓶眼藥呢！”彭德懷同志說着就叫警衛員：“騎馬到丘政委那里要來，說我有急用。”

我心里深受感動。心想：他在那樣繁忙軍務當中，怎還能記得丘政委有一瓶眼藥呢？他多細心啊！

這“沃古林”眼藥真好，一點上，就覺得輕鬆了許多，不到幾天，我便扔掉了拐杖，眼前出現了一片異鄉景色，心情不覺為之大快。

我們翻過夾金山與四方面軍會合後，駐在黑水、蘆花，為了籌集過草地的糧秣。雖然當時我已經衰弱得很，但是每天仍得拖着扁擔跟支部書記黃克誠同志四出籌糧。由於舊中國的大漢族主義所造成的民族隔閡，當地藏民還不能很快了解我們，都躲到大山石洞里去了。為了穿過草地，有時我們還得動手割青稞麥子。這時的環境雖然艱難，但我們一時一刻也沒有忘記人民軍隊的本質，始終是嚴格執行民族政策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每割完一壟麥子，就在那上面插上一根木棍，把銀元和信系在棍子上，信中的大意是：紅軍北上抗日，路過此地缺糧，因此籌集一部分糧食，留下現款，請

老乡鉴諒。

八月高原，秋风刺骨的寒冷，时而傳來最后几批的南飞雁的长鳴声，更覺得这里空曠、荒凉。我們进入草地那一天，遇着傾盆大雨，草地多水洼，水深达腰部，烂草堆好象浮在水面上的片片荷叶，又湿又軟，一不小心，“哧溜”一下連人帶馬就滑到水洼里去，愈陷愈深，即使費力爬得出来，走不几步又会跌下去。这一来，渾身上下烂草烂泥全身披挂，看起来煞是好笑。晚上宿营时，找不到一块干燥避雨的地方，我們几个人只得背靠背地坐在小山坡上的大树下，几个人头上頂着一块雨布，咽下几把青稞麦，双手接几捧雨水喝（这就算一頓晚飯）。听着淅瀝的雨声，又冷又乏地度着漫长的夜。

这时，我的身体相当虛弱，加上草地的特殊困难，行走十分吃力。指导員一直是半背半搀着我前进。

大概是过草地的第四天，要渡过一条河。我头次見到这样古怪的河，眨眼之間河水漲落好几尺。水落时，卷起褲腿就可徒涉过去；水漲时，波濤汹涌，儼如一条大河。走在我前面的挑夫，他是个平时不爱說話，跋山涉水从不叫苦的兴国人。这回，他剛下水走不上几步，突然一个大浪朝他扑来，冲走了他，当同志們下去搶救的时候，他已被浪花冲得无影无踪了。失去了这样一个好同志，大家十分悲痛。

河水剛退下，我便第一个下水，虽然我不会游泳，但对于徒涉过河原以为是很有把握的，可是一走进水里，一股小的激流就把我冲出十多丈远。指导員和其他几个同志高声喊道：“快救小文書呀！”都扑进水里，一陣忙乱，終于把我拖上岸来。

他們把我放在一块比較干的地方，晾干我的衣服。我苏

醒以后，部队已走远了，只有指导员在旁边守着，他轻轻地问我：“好些了？可以走吧？”我点点头。他扶我起来，搀着我沿着坑洼的水草地，一步一步向前走着。经过河水一冲，我眼发花，腿发软，不知怎的又掉到水洼里去了。指导员使劲把我往外拖，刚好拖出来，“噗通”一声又掉下去。累得指导员有气无力，无可奈何。正在这时，军团副参谋长伍修权同志骑着骡子从后面来了，他已弄得满身泥浆。看见我们，他连忙下了骡子，指导员向他说明了情况。两人把我弄出水洼，伍修权同志硬让我骑着他的骡子，我被他们扶着跨上牲口，他们还在一边搀扶着我。走着，走着，我又昏迷过去了。

醒来时，已是第二天出发的时刻。我揉开睡眼，心里一时不安起来：我怎么睡在军团首长的帐篷里了呢？盖的还是首长的被褥。后来才知道，这是昨天伍副参谋长把我直接送到这里来的。

吃过早饭，我又随部队一起前进了。

在战争的年代里，一起长征过的同志都陆续地分手了。我虽然不只一次地想法打听他们的消息，可是到现在始终不知道周维新、胡葆权、小理发员的下落。前些时，我得到一个令人痛心的噩耗：指导员胡里光同志在抗日战争中期的一次战斗里英勇地牺牲了，当时他任团政委，享年不过三十岁。我永远怀念他们，感激他们，在艰难的岁月里对同志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这些，比起长征中那些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确是平凡的事情。但它曾经多少次地激动着我的心，使我在受到挫折时重新产生信心，在遇到困难时充满了力量。

（新观察57年3月1日第五期）

背 后 一 击

張龙凱講 王德祿記

日压西山，暮色四起的时候，腊子口的枪声越来越激烈了。

同志們心情都很焦急，这时我們連长从团部回来了。他一到我們面前就兴奋地說：“同志們，我們連接受了配合兄弟連去突破腊子口的光荣任务。团长指示我們，要我們渡过河去，翻过陡崖，插到敌人背后……”边說着他边用大拇指与食指叉开的两手，作了个夹击的动作。

焦急的情緒立刻烟消云散了，同志們望着那高高的天險隘口，都兴奋地喊着“好！打呀！”

腊子口是岷山的一道口子，位于川、甘边界。因为常年风雪侵蚀，使口子成了上寬下窄的峡谷。峡谷之上橫架着一座桥，象巨人的手臂一样，把岷山又連了起来，桥下有一道急流，巨浪翻滾，声势澎湃；桥的两端被削成絕壁悬崖；崖下紧靠急流，順着山势有一条只容一人攀登的凹进崖里的崎嶇小徑，这便是上腊子口的唯一要道。因此人們都称它为“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天險。今天在这个口子上阻擋紅軍前进的，已不是“一夫”，而是敌14师魯大昌的一个营，这当然更給北上的紅軍增加了困难。現在首长把这个艰巨的任务——配合兄弟部队突破腊子口，交給了我們紅一方面軍一营一連，我們怎能不高兴呢？

連长布置了任务后，接着就挑了两个渡河小組，每組十

来个人，我被編到第二組。

三丈来寬的河面，橫臥眼前，滾滾急流汹涌翻騰，就象脱繮的烈馬，我們来到了岸边，怎么过去呢？沒有船只，也沒有木筏，所幸河岸大树很多，于是我們的工兵同志，就把大树从根鋸断，企图讓它倒向对岸，在河上架起一座独木桥。但是，这只是妄想，河面要比大树寬多了，大树倒下只能达到河心，急流卷来，又随浪漂走了。

看看鋸树搭桥不成，渡河第一組的十个水性最好的同志就紛紛脱下单衣，奋勇地跳下了水，岸上的同志把綁带解下来，两根擰成一股，系着下水的同志的腰，讓他向对岸游去。凭着他們的水性，是滿可以泅到对岸的，然而今天却又不成了，长征一年来的飢餓困乏，侵蝕了他們的身体，他們那能撐得住呵！游着游着，漸漸支持不住了，岸上的同志們焦急地拉紧綁带想挽回他們的生命，然而怎能斗得过猛兽般的惊濤駭浪呢？

“游过去，坚决游过去，冲破大浪也要游过去”。在一組同志們跳下水后，我們二組的同志也急速地跳下水去。我还没游出五公尺，就被卷进了一个漩渦，使我完全失去了支撑能力，正要被巨浪吞沒时連长毛錦华奋勇地扑了上来，救了我的性命。急流的冲击，使我們头发量，眼发黑，渾身軟綿綿的。有八九个同志沒被救上来，被急流卷走了。

連长根据这个情况，把几个水性比較好的同志集合到一块，开了个“諸葛亮”小会，决定由水性最好的同志騎上騾子帶根粗繩，先渡过去，然后在水面上拉上一条粗繩，給过去的部队搭上个繩索桥。

急流任意奔騰，放肆地擣击河岸，这时三位勇士騎着三匹剽悍的騾子下水了，岸上的人借着昏黃的月光看見他們双

手紧紧地抱着骡子脖子，俯在骡子背上，骡子昂头翻尾的向河心走去，当巨浪盖向骡子时，我們不禁为他們捏把冷汗，当骡子冲破汹涌的波浪前进时，我們又感到兴奋。冲呵！冲呵！在临接近对岸时，一匹骡子一下失去了最后耐力，被冲倒了。騎在骡身上的那个同志在急流翻騰下，被卷去了生命。

两条繩子橫跨在河上了，我們就借着它的助力，渡过去十九个同志和一挺机枪。

紧靠流水，便是岷山山麓，仰望岷山，原始森林蔽天遮日，林中荆棘丛生，靠河岸就是山脚，被急流冲刷成近两人高的峭壁，再往上，虽不是立陡，但也十分險峻，并且滿布青苔。

“爬上去，任凭它是刀山火海也要爬上去！”在我們副班长这样坚定的口号下，同志們都解下了自己的綁带，把大枪斜背在身上，然后副班长踩着我們的双肩，首先登上了这二人来高的絕壁。接着，他倚着一顆树用綁带把我吊了上去。上去后，一股湿气襲来，使人感到窒息，看看四周，漆黑一团，想擦根火柴打探下前进的道路。但是，我知道那只会把自己和整个紅軍送給敌人。

为了不致失掉联系，我們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綁带一头系在自己的脚上，另一头系在紧跟着自己后面的那个同志身上，以便互相带动。

又开始爬了，还是副班长在头里，我紧跟着他，我撐着他的脚登上一歩，他就轉回头来拉着綁带，把我帶上一歩。青苔虽滑，但是它斗不过我們机智勇敢的紅軍战士。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大概是深夜了，飢餓，困乏，使我們再也挪不动一步了，就倚着大树休

息一下。

“同志們，忍着点，再坚持一下就到腊子口后面了！”在我隱約听到这声音后，是誰把我脚上的綁带劲了一下，我睜开了困乏得象胶水粘在一起的眼睛，想动动身子，身上象有千斤鎖鏈一样，但我想到連长对我們的囑咐，也不知道从哪来了一股力量，困乏，飢餓一下被赶走了，接着我們又爬，忍着飢餓困乏爬着，就这样，在阳光撒上了金黄色的原始森林时，我們掙扎到了敌人背后，望着这如画的秋景，都深深地噓了一口长气。

站在立陡的腊子口絕壁上眺望壁下，黑鴉鴉的一片敌人站在一块開闊地上。他們面前放着一籬筐大餅和几桶开水，显然是要开飯了，在桥那一头，几个家伙神气十足地端着枪对着腊子口的那条小道。我心想：“真是屎螳螂拴在轡梢上——只知騰云駕霧，不知死在眼前。”

在我們副班长一声口令下，我們步枪和机枪一齐向敌人射击，那些神气十足的家伙立刻应声倒下了。这支天兵的降临，是敌人万想不到的，也沒有辨别下枪响的方向，立刻向桥这边涌来，我們处于居高临下的地势，正好用上了我們的馬尾手溜彈，随着手溜彈的爆炸，滾下桥去的，死在桥上的，遍布眼前。乘着敌人混乱之际，我們用綁带系着腰离开了絕壁来到桥头，此时，負責正面攻打的第二营也突上来了，前后夹击，魯大昌把守天險的一个营除少数僥幸逃跑外，几乎全部当了俘虏。

搗毀腊子口上敌人最后一个碉堡时，我腿部負了伤，同志們繼續追歼逃敌，我被派在腊子口上警戒。

同志們个个精神焕发，喜气盈盈，他們走过我們面前时，都笑着望望我。我得到无限的鼓舞，于是也不顧伤口的

疼痛。勉强站在那里，装出一付强悍的样子，一点痛苦也不露，不多时，上来一个人高高的个子，微黑的臉龐，面貌是那么溫和，慈祥，从容地向我走来，在他身后有一付滑杆和几个同志，当时我心里有些嘀咕：这是誰呀？是大首长吧？我想到这里，就竭力挺起胸膛，作了个立正的姿势，两眼注視着他，他走到我面前，微笑着問：“你辛苦了！”我象見了亲人一样忸怩了半天，也沒說出一句話，接着又問“你們連长呢？”我这才稍微鎮靜了一些，告訴他連长所在的地方。他点点头，微笑着走了，我的眼睛还久久地留在他的后影上。

他和連长談話后，連长象有了天大的喜事似的，嘴也合不攏地對我們講：“我們連突破了腊子口，毛主席为了奖励我們，叫我們跟着总部走，保护总部！”我听了不禁暗問自己：“那就是毛主席嗎？”（因为我原来是紅四方面軍的，从来沒見過毛主席）我有些不相信自己，就跑去問連长。“可不是嗎，那就是毛主席呀！”連长的回答使我手舞足蹈起来了。以后我見到人就說：“我見到毛主席了！”并且把他的象貌向对方描繪一番。

（新觀察57年4月1日第七期）

回忆平型关大捷

陈国辉讲 田野记

本文系根据陈国辉同志的谈话写成。他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参加平型关战斗时任六八五团四连的代理连长。

——作者

1937年9月，我参加了名震中外的平型关战斗。

素称“精锐”的日寇板垣师团长驱直入，气焰嚣张地挥戈山西和河北两省接合部的薄弱地带——平型关。但是就在这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军队开始遭到中国人民歼灭性的痛击。

那时，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将军亲自到灵丘调查了敌我情况和地形，决定利用平型关险要，等敌人仰攻平型关时，我军出敌不意，从侧后予以猛烈的袭击。于是，林彪师长命令我们在大营待命的主力部队，星夜开赴平型关东南的下关和上寨一带山地隐蔽，对敌断绝交通，封锁消息。

当时我们部队的成分大都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少数是由陕北红军合编的。这是一支坚强的钢铁队伍，在长期国内革命战争中，尤其是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奋斗中，经历过无数的严重考验。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我们又东渡黄河北上抗日，战斗情绪非常高涨。大家都记得1935年党中央所发表的“八一”宣言抗日救国的号召“为祖国生存而战！”

平型关战斗前，上级在动员会上号召：“打一个大胜仗，振奋全国的人心！”党支部、军人会上，全体干部、战士纷纷表达决心。我当时在六八五团四连担任排长，我向党支部提出了决心说：“党提出北上抗日以来，这是我们首次直接和帝国主义者作战。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在对日作战指挥中保持红五团（六八五团）的光荣。”这个团是經毛主席、朱总司令、林彪师长亲自指挥过的。在作战前，共产党员都用红布条写上“共产党员”几个字，缝在衣角里，准备为祖国的解放和为党的事业光荣牺牲。

我们营奉命首先前进接近敌人。部队主力未到时，营长命令我带一个侦察班去了解敌情，还捉回来一个俘虏做了活情报。这是在22日晚間，在平型关馬路东南大山上可以看見敌人的汽車，摩托車，大炮和騾馬汇集的行列。驕橫无忌的日本鬼子支起了帳篷，在汽車两边休息。鬼子烤火的火光熊熊地燃燒着。晚上十二点，我們摸到馬路旁边，几个侦察小組便分散动作。一个鬼子哨兵，戴着鋼盔上好刺刀，站在馬路旁的沟边阴暗处，面向着平型关方向在打盹。于是我率領小組的三个人，預备好繩子，結成一个很大的圈套，輕輕摸到哨兵旁边，一下子就把鬼子的脖子套着，死死地勒住了。日寇哨兵一声沒响，便被拖走，我派人把他送到营长那兒去了。我又悄悄地爬上敌人汽車，摸下来两挺机枪，战士们看了非常高兴，赶上去又摸回一挺机枪和七支步枪。最后，鬼子发觉了，开了几枪見沒有其他动静，又停止射击了。天亮时，我們怕暴露情况，才离开那个小沟，第二夜我們干部又上去侦察地形和进攻道路，在道路上用白紙作了記号，在我們任务范围内的二、三里方圓，每个山坡山沟，一夜都給我們摸熟了。

敌人正在焦急地攻打平型关，炮声隆隆，急不可耐。

9月24日深夜，部队在倾盆大雨中，翻山越涧向平型关进军。每条山道狭小得只能走一路纵队。无数路纵队在拂晓前汇集在白岩台（距汽车路只二、三里）一线的阵地埋伏，我们全师主力都布置在由平型关到东河南镇的十余里长的山地一线上。同时派出一支队伍迅速由南向北，以隐蔽动作穿过汽车路，占领东河南镇以北的一个高地，以便切断敌人后路，并进一步控制公路以北的山头。

25日，天色刚刚发亮，敌人进攻平型关的兵力布置已隐约可见，平型关口堵满了沙土麻袋，城关被炮火摧毁得倒塌不堪，日寇即将突破平型关。这时，敌人板垣第五师团二十一旅团又从灵丘方面开来，前面走的是一百多辆汽车，紧接着是二百多辆大车，后面有少数骑兵，完全联成一线，走入了我们的伏击圈内。

霜露很浓，刮着北风，大约在五点半钟左右战斗开始了。

我们部队三路出击，象三把尖刀一样，把长蛇形的敌人拦腰斩成三节，随即纵横穿插，又分割成几十段。每个战士都背着四个到六个手榴弹，冲锋一开始，便是震天动地一阵手榴弹声，接着白刃见血。战士们发挥了高度的爱国心，充满了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仇恨，为了杀伤更多敌人，有的战士一手同时投出两个手榴弹。十多里长的山沟里，全是手榴弹声和喊杀声。有的日寇爬在车轮下顽抗，有的向两面山坡乱爬，想夺取阵地。在我们猛烈突击下，敌人的凶焰被打垮了。于是汽车撞汽车，人挤人，敌人的指挥系统被打乱了，乱成一团。

在我们的连队前面，敌人却抢先占领了附近山头。